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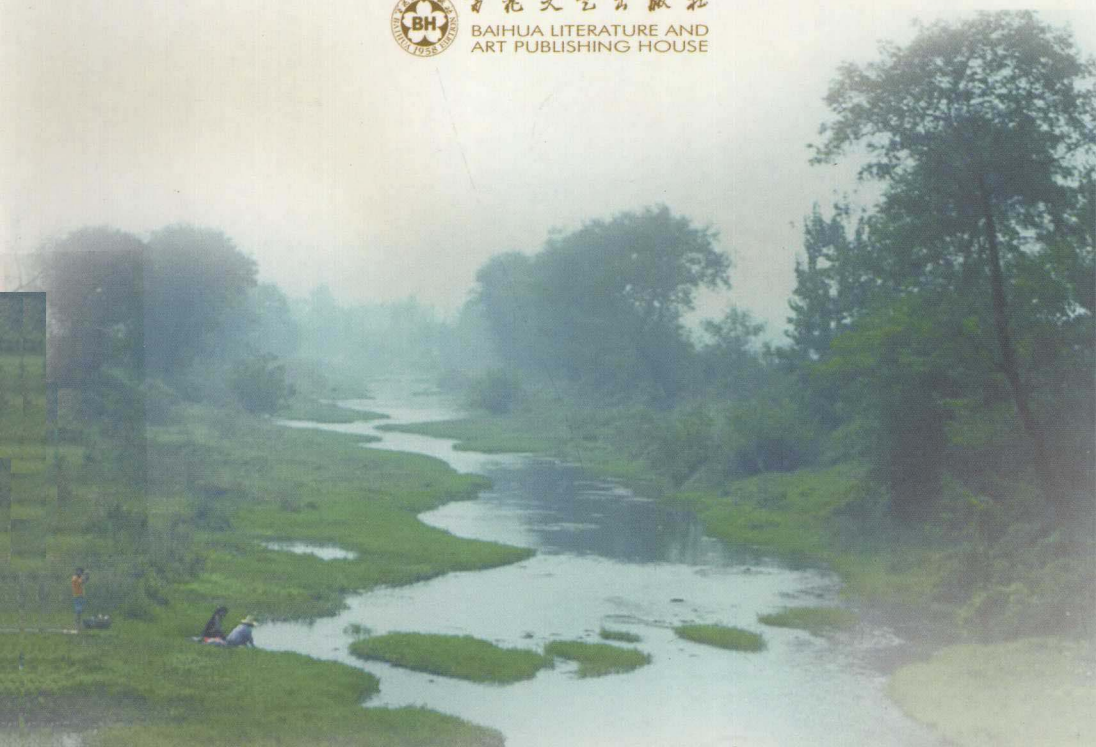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阅读版·情感卷



季羡林 主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1900—2000

百年美文

青春阅读版·情感卷

季羡林 主编

本卷导读 蒋 莉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年美文：青春阅读版. 情感卷 / 季羨林主编. —
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2.9
ISBN 978-7-5306-6163-5

I. ①百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散文集 — 中国—现代②
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6603 号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：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：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※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2 字数 217 千字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5000 册 定价：22.00 元

百年美文

序言

上一世纪的百年中，特别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确如鲁迅所说，中国文坛上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。个中原因，不难揣摩。我国有悠久的散文写作传统，所谓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其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，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。

“五四”新文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。其后，欧美文学一步一步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创作。小说、戏剧的思想内涵、感情色彩虽仍然是民族的，但在形式上，同欧美的则毫无差异。诗歌学西方，读起来是越读越乏味。而散文则相反，虽在情调方面，在韵味方面，也受到西方的影响，然中国的白话散文凭借着几千年的丰厚积淀，含英咀华，吸萃扬芬，吞吐百家，熔铸古今，所以“五四”以来的诸多文体中，散文堪称一枝独秀。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、冰心的隽秀玲珑、朱自清的淳朴淡泊、沈从文的轻灵曼妙、丰子恺的厚重平实、杨朔的镂金错彩，其余大家，也是各有千秋。这百年中的

散文,特别是其中之美文,不可不读。

所谓美文,即指那些不仅诉诸读者之理智,且足以打动读者之心灵的篇章。美文的精髓在于“真情”二字,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:真,就是真实,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幻造;情,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,且感情真挚。

美的散文往往写的是身边的琐事,古今中外有许多这样的名篇。我所说的身边琐事,范围极广,人生旅途中的所历所感,无不包容于其中。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,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,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,撷取其中一颦一笑,写出那些美好的、悲哀的、能拨动人们心弦的事物,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,陶冶我们的性灵,小中有大,小中见大,平凡之中见真理,琐细之中见精神。

这套分类选编的“百年美文”中,许多作者是我所熟知的,许多文章曾陪伴我多年,可以称作老友;当然,也有不少作者的面孔是陌生的,不少作品是初次读到的,但这些文章都足堪咀嚼,颇耐品味,虽是新交,亦感亲切。古人云:“言之无文,行之不远。”这套丛书中的作品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,确为美文,我相信它们足以行远传后。

季红林

2008. 3. 18

百年美文

1900-2000

青春阅读版·游 记 卷

青春阅读版·地 域 卷

青春阅读版·人 物 卷

青春阅读版·读 书 卷

青春阅读版·闲情雅趣卷

青春阅读版·哲 思 卷

青春阅读版·生 活 卷

青春阅读版·情 感 卷

青春阅读版·谈 艺 卷

青春阅读版·说文谈史卷

目录

001	家	方令儒
005	最后一天	许广平
012	月下的回忆	庐 隐
017	爱山庐梦影	凌叔华
028	清音	冯沅君
034	霞	冰 心
036	墓畔哀歌	石评梅
042	哭摩	陆小曼
049	山西通信	林徽因
053	一片阳光	林徽因
059	风雨中忆萧红	丁 玲

065	北风	杨 刚
068	老秋	陈学昭
073	望断天涯儿不归	谢冰莹
080	悬崖上的家	沈祖棻
085	祖父死了的时候	萧 红
090	风尘中卖唱女子	赵清阁
095	冬日抒情	郁 风
098	街	陈敬容
103	爱	张爱玲
105	什刹海的怀思	叶嘉莹
108	故乡情	茹志鹃
114	废墟的召唤	宗 璞
119	拣麦穗	张 洁
124	致母亲	陶斯亮
129	煎饼花儿	马瑞芳
137	梅花魂	陈慧瑛
145	黄河,你在说什么	李佩芝
150	不是遗言的遗言	梅 洁
159	戏缘	叶广岑
166	纸雁儿	苏 叶
171	藏在相册里的命运	陆星儿
178	第一吻	贺晓彤
184	浪漫骑士·行吟诗人	李银河
190	素面朝天	毕淑敏

193	铁马冰河入梦来	毕淑敏
200	呼唤与回答	徐小斌
203	南方的女人,南方的雨	梁 琴
208	敬畏生命	张 欣
211	在海边	斯 妤
215	男人看足球,女人看男人	方 方
218	与大自然共舞	张海迪
227	女人的白夜	铁 凝
233	小小一说	池 莉
236	下辈子做个好男人	北 北
240	鸟的启示	麦 琪
243	和周瑜相遇	迟子建
246	洞箫	楚 楚
251	想念荷花	琦 君
256	苦念北平	林海音
261	竹	张秀亚
264	欢愁岁月	林文月
271	梦里花落知多少	三 毛
289	源	席慕容
297	一花亦真	朱天心
304	一株行走的草	简 媾
307	苦味人生	钟怡雯
310	树恋	周蜜蜜
316	最爱和次爱	李碧华

方令孺(1897-1976.9),安徽桐城人。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浙江省文联主席。著有散文集《信》、《方令孺散文选集》等。

家

□ 方令孺

你 给我这题目“家”,放在心上好多日子了,我不妨对你说,这是很重的负担呢。我天天筹思,教我从哪一方面写,你说的不错,我“一天到晚在家里”,但是,你可别太聪明了,你想从镜子里窥探一个人的真容吗,你想从一个人描写他家中的景况,就可知道这个人的生活内情,与他一向的性格吗?可惜我从来不喜欢照镜子,你可无从知道我“一天到晚在家”干些什么,吃些什么,穿些什么。那么我写些什么呢?谈谈普通人家的情形吗?家与经济的问题?家与文化的关系?家给一个人一生的影响?给人的安慰或苦恼?做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或应该要个家,家是可爱,还是可恨呢?这些疑问纠缠在心上,教人精神不安,像旧小说里所谓给魔魔住似的。

今晚我带着这纠缠的心走出来。你瞧,这时天空真是一碧如洗,月像是古代希腊少年抛到天上去的一块铁饼,或是古代战士的一面护心镜失落在天空里,让群星的光辉射在上面发出这样寒

凛刺目的光芒，我这时在湖上，船正靠着山影走，一簇簇的树影，在青蓝的天空下，在渺茫的白水上，点缀着像零星的岛屿。我梦想着在这些地方还没有“开化”之先，船夫们在这静静的月光下，射在他们茅屋里，对着灶上一盏油灯，看妻子坐在灶后而她的脸被炉火的光印得红红的，他心里要觉得比现在自由比现在安稳吧。我联想起不久以前在采石矶看见那些打鱼的人以船作家，起居饮食都在那么斗大的舱里，成天漂泊，究竟他们是苦还是乐？我又想起你的题目来了。这题目喊起来是这样轻，这样简，可是你就是去问一问那个渔夫关于我上面的一个问题，一个小的问题，他都要瞪起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这里似乎“雅人”不少。今晚来玩月的并不限于酸书生。要人同银行界的汽车一大排都摆在桥头。今晚是来赏中秋的月，中秋的月是要把香花果品来供奉，是带宗教的情绪来赏玩。假使我这时可以飞得高，一定看见满城都是红烛飘摇，香烟袅绕，远远还听见爆竹的响声，这确是一个庄严的夜，神的夜！所有今晚的游客，好像都脱去了轻佻的衣裳，虽是有这么多人在湖上，倒不像平时那样混乱。一只只的船轻轻、慢慢地滑过去，船上坐着各种各样的人：有沉吟，有低语，有仰头浴着月光显露着一张苍白的脸；有憧憬着南方风物的青年弹着Guitar，低唱着热带的情歌Aloha Oe。这时候有这么一只船，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船，挂着一盏暗淡的玻璃灯，灯下约莫有三四个人围坐在那儿猜拳赌酒；船头上坐着另一个人，只是一团黑影看不清面目，我听见念诗的声音就从这一团影子里发出来，他唱着一种悠长的声调，开头稍低，接着渐渐高起来，到一个尖顶的时候又渐渐衰弱下去，终于在一半呻吟一半

叹息似的声音里消灭了。从这个声音你可以想象古画上隐约在薄雾里的小山，一条曲折带着飞溅水珠子的溪水，因为这声音始终是颤动着拖下去；又像是一只横空孤雁的影子从水波上闪过。我把它比作雁影最合适了，因为这声音的本身就是一半真实，一半空幻，一半是从人口中发出来，一半却沉入梦想。有两句诗我听得清清楚楚：是“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”你就可以想这月明的佳节，在这四望杳漠的湖上，背后舱里在半明的灯下几个伤心的朋友拼酒浇愁，自己走出故乡，离别家庭，天晓得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，在今晚这个情景下，心里涨满了恨才迸出这么两声古人可怜的诗句。这时也许在什么芦苇的角落里，残荷的深密处，也有正在想家的人，听了这声音，能忍得住不冲破他的眼泪，呜咽起来，还费了他的友伴许多唇舌才安慰下这颗颤栗的心？哪能不教我想起你给我的题目“家”，并且猛然悟到了“家”的意义？“家”，我知道了，不管它给人多大的负担，多深的痛苦，人还是像蜗牛一样愿意背着它的重壳沉滞的向前爬。我好像忽然看清楚了什么东西，也像辛弃疾所谓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，南京

【导读】

解读家的内涵，并以它为线索，串起全文的叙事与抒情。作者先抛开常规的写家的手法，而是以形象生动的意象，诗意般地引导着读者走近她理想中的精神家园。

作者先寻觅到了一个个以冷色为基调的意象，“月色的寒凜”，湖上“船正靠着山影走”，“青蓝的天空下”，“在渺茫的白水上”，构建出一个清冷寂寞的氛围。再描绘出这样一个“茅屋”，“一盏油灯”，妻子坐在灶后，脸被火映得红红的，就是这一点点火光，便将整个的冷色调转化成暖色调，让一个妻子的形象，丰满而温馨，就如这冷夜中的火光。

最诗意的解读还是作者听到的那悠长的诵诗的声调，让又一幅有着丰富想象力的画面从灵魂中跳出。所谓的拼酒浇愁，所谓的离别家庭，说得透一点，所有的愁不都是“家”惹的祸？作者说，不管它给人多大的负担，“人还是像蜗牛一样愿意背着它的重壳沉滞的向前爬”，这大概就是家的魅力吧。

许广平(1898.2-1968.3),广东番禺人。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、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务。著有《欣慰的纪念》、《许广平忆鲁迅》、《两地书》(与鲁迅合著)等。

最后的一天

□ 许广平

今年的一整个夏天,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。许多爱护他的人,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。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。在那个时候,他说出一个梦:“他走出去,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,打算给他攻击,他想: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?不要紧!我身边还有匕首呢,投出去,掷在敌人身上。”

梦后不久,病更减轻了。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。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,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,——用笔端冲倒一切,——还可以看看电影,生活生活。我们战胜“死神”。在讴歌,在欢愉。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朋友的心坎中,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颜面上。

他仍然可以工作,和病前一样。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奋斗,向一切恶势力。

直至十七日的上午,他还续写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(以前有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一文,似尚未发表。)一文的中段。

(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,他原稿压在桌子上,预备稍缓再执笔。)午后,他愿意出去散步,我因有些事在楼下,见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。那时外面正有些风,但他已决心外出,衣服穿好之后,是很难劝止的。不过我姑且留难他,我说“衣裳穿够了吗?”他探手摩摩,里面穿了绒线背心。说:“够了。”我又说:“车钱带了没有?”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。

回来天已不早了,随便谈谈,傍晚时建人先生也来了。精神甚好,谈至十一时,建人先生才走。

到十二时,我急急整理卧具。催促他,警告他,时候不早了。他靠在躺椅上,说:“我再抽一支烟,你先睡吧。”

等他到床上来,看看钟,已经一时了。二时他曾起来小解,人还好好的。再睡下,三时半,见他坐起来,我也坐起来。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,似气喘初发的样子。后来继以咳呛,咳嗽困难,兼之气喘更加厉害。他告诉我:“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,做噩梦。”那时正在深夜,请医生是不方便的,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,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。为了减轻痛苦起见,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“忽苏尔”气喘药拿出来看: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,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。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,所以三点四十分,我给他服药一包。至五点四十分,服第三次药,但病态并不见减轻。

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,他就不能安寝,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。终夜屈曲着身子,双手抱腿而坐。那种苦状,我看了难过极了。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病苦,但在肉体上,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。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,咚咚的声响,我在旁边也听得十分清

澈。那时天正在放亮,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。跳得太快了,他是晓得的。

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。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,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。他坐到写字桌前,要了纸笔,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。我见他气喘太苦了,我要求不要写了,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,他不答应。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。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,他也支撑起来,仍旧执笔,但是写不成字,勉强写起来,每个字改正又改正。写至中途,我又要求不要写了,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。他听了很不高兴,放下笔,叹一口气,又拿起笔来续写,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。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,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。

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,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,先生已走了出来,匆匆的托了他打电话,我就急急地回家了。

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,亲手给他药吃,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。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,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。

须藤医生来了,给他注射。那时双足冰冷,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,再包裹起来。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。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,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。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。

后来换到躺椅上坐。八点多钟日报(十八日)到了。他问我:“报上有什么事体?”我说:“没有什么,只有《译文》的广告。”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,我又说:“你翻译的《死魂灵》登出来了,在头一篇上。《作家》和《中流》的广告还没有。”

我为什么提起《作家》和《中流》呢?这也是他的脾气。在往常,

晚间撕日历时，如果有什么和他有关系的书出版时——但敌人骂他的文章，他倒不急于要看，——他就爱提起：“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。”他怀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书出版时一样的欢情，熬至第二天早晨，等待报纸到手，就急急地披览。如果报纸到的迟些，或者报纸上没有照预定的登出广告，那么，他就失望。虚拟出种种变故，直至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才放心。

当我告诉他《译文》广告出来了，《死魂灵》也登出了，别的也连带知道，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了。然而不！他说：“报纸把我，眼镜拿来。”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，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《译文》广告，看了好久才放下。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字，虽然在这样的苦恼状况底下，他还记挂着别人。这，我没有了解他，我不配崇拜他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，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。那一颗可爱可敬的心呀！让他埋葬在大家的心之深处罢。

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，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，还是在那里喘息。医生又给他注射，但病状并不轻减，后来躺到床上了。

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，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，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。

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，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，氧气。

六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，他说：“不要吃。”过了些时，他又问：“是不是牛奶来了？”我说：“来了。”他说：“给我吃一些。”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。其实是吃不下去，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，所以才勉强吃的。到此刻为止，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。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。